

第五十六回

神狂誅草寇

道昧放心猿

靈臺無物謂之清，寂寂全無一念生。猿馬牢收休放蕩，精神謹憶莫崢嶸。除六賊，悟三乘。萬緣都罷自分明。色邪永滅超真界，坐享西方極樂城。

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，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，威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，救出琵琶洞，一路無詞，又早是朱明時節。但見那：

熏風時送野蘭香，濯雨纔晴新竹涼。艾葉滿山無客採，蒲花盈澗自爭芳。海榴嬌，
艷遊蜂喜，溪柳陰濃黃雀狂。長路那能包角黍，龍舟應弔汨羅江。

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，虛度中天之節，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。長老勒馬，回頭叫道：「悟空，前面有山，恐又生妖怪，是必謹防。」行者等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我等飯命投誠，怕甚妖怪？」

長老聞言甚喜，加鞭催駿馬，放轡趨蛟龍。須臾上了山崖，舉頭觀看，真個是——

頂巔松柏接雲青，石壁荆榛掛野藤。萬丈崔巍千層懸削，萬丈崔巍峯嶺峻，千層懸削壑崖深。蒼苔碧蘚鋪陰石，古檜高槐結大林。林深處，聽幽禽，巧聲睨皖實堪吟。澗內水流如瀉玉，路旁花落似堆金。山勢惡，不堪行，十步全無半步平。狐狸屢鹿成雙遇，白鹿玄猿作對迎。忽聞虎嘯驚人胆，鶴鳴振耳透天庭。黃梅紅杏堪供食，野草閑花不識名。

四衆進山，緩行良久，過了山頭，下西坡，乃是一段平陽之地。豬八戒賣弄精神，教沙和尚挑着擔子，他雙手舉鈹，上前趕馬。那馬更不懼他，憑那會子嗒答答的，還只是緩行不緊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趕他怎的？讓他慢慢走罷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天色將晚，自上山行了這一日，肚裏餓了，大家走動些，尋個人家化些齋吃。」

行者聞言道：「既如此，等我教他快走。」把金箍棒幌一幌，喝了一聲，那馬韜了韉，如飛似箭，順平路往前去了。你說馬不怕八戒，只怕行者，何也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

天御馬監養馬，官名弼馬溫，故此傳留至今，是馬皆懼猴子，那長老挽不住韁繩，只扳緊着鞍轡，讓他跑了有二十里田地，方纔緩緩而行。

正走處，忽聽得一棒鑼聲，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，一個個鎗刀棍棒，攔住路口，道：「和尚那裏走？」說得個唐僧戰兢兢，坐不穩，跌下馬來，跪在路旁草科裏，只叫：「大王饒命！大王饒命！」那爲頭的兩個大漢道：「不打你，只是有盤纏留下。」長老方纔省悟，知他們是一夥強人，却欠身抬頭觀看，但見他：

一個青臉獠牙，欺太歲，一個暴睛圓眼，賽喪門，鬚邊紅髮如噴火，頰下黃鬚似插針。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箍腦，腰繫狐裘彩戰裙，一個手中執着狼牙棒，一個肩上

橫擔挖撻藤，果然不亞巴山虎，真個猶如浪水龍。

三藏見他這般兇惡，只得走起來，合掌當胸道：「大王，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，自別了長安，年深日久，就有些盤纏，也使盡了，出家人專以乞化爲生，那得個財帛萬望大王方便，讓貧僧過去罷！」那兩個賊，帥衆向前道：「我們在這裏起一片虎心，截住要路，

專要些財帛，甚麼方便！方便！你果無財帛，快早脫下衣服，留下白馬，放你過去！」三藏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這件衣服，是東家化布，西家化針，零碎碎化來的。你若剝去，可不害殺我也？只是這世裏做得好漢，那世裏變畜生哩！」

那賊聞言大怒，掣大棍，上前就打。這長老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可憐！你只說你的棍子，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！」那賊那容分說，舉着棒，沒頭沒臉的打來。長老一生不會說謊，遇着這急難處，沒奈何，只得打個誑語，道：「二位大王，且莫動手。我有個小徒弟，在後面就到他身上有幾兩銀子，把與你罷。」那賊道：「這和尚是也吃不得虧，且細起來。」衆嘍囉一齊下手，把一條繩細了，高高吊在樹上。

却說三個撞禍精，隨後趕來。八戒呵呵大笑道：「師父去得好快，不知在那裏等我們哩。」忽見長老在樹上，他又說：「你看師父等罷了，却又有這般心腸，爬上樹去，扯着藤兒打鞦韆耍子哩！」行者見了道：「猥子，莫亂說。師父吊在那裏，不是你兩個慢來，等我去看看。」好

大聖，急登高坡細看，認得是夥強人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買賣上門了！」卽轉步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，穿一領緇衣，年紀只有二八，肩上背着一個藍布包袱，拽開步，來到前邊，叫道：「師父，這是怎麼說話？這都是些甚麼歹人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還不救我一救？還問甚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是幹甚勾當的？」三藏道：「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，要買路錢。因身邊無物，遂把我吊在這裏，只等你來計較計較。不然，把這匹馬送與他罷。」

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「師父不濟。天下也有和尚，似你這樣皮鬆的却少。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，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似這等吊起來，打着要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與他說來？」三藏道：「他打的我急了，沒奈何，把你供出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好沒搭撒，你供我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，且教他莫打我，是一時救難的話兒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好好！好好好！承你抬舉。正是這樣供。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，老孫越有買賣。」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，撒開勢，圍將上來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師父說你腰裏有盤纏，趁早拿出來，饒你們性命。若道半個不字，就都送了你的殘生！」行者放下包袱道：「列位長

官，不要嚷。盤纏有些在此包袱，不多，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，粉面銀二三十錠，散碎的未曾見數。要時就連包兒拿去，切莫打我師父。古書云：「德者，本也；財者，末也。」此是末事。我等出家人，自有化處。若遇着個齋僧的長者，襯錢也有，衣服也有，能用幾何？只望放下我師父來，我就一並奉承。」

那夥賊聞言，都甚歡喜，道：「這老和尚慳吝，這小和尚倒還慷慨。」教：「放下來。」那長老得了性命，跳上馬，顧不得行者，操着鞭，一直跑回舊路。行者忙叫道：「走錯路了。」提着包袱，就要追去。那夥賊攔住道：「那裏走？將盤纏留下，免得動刑！」行者笑道：「說開盤纏須三分之。」那賊頭道：「這小和尚忒乖，就要瞞着他師父留起些兒——也罷，拿出來看。若多時，也分些與你背地裏買果子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哥呀，不是這等說。我那裏有甚盤纏？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，是必分些與我。」

那賊聞言，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死活！你倒不肯與我，返問我要打！看打！」輪起一條挖撻藤棍，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。行者只當不知，且滿面陪笑道：「哥呀，若是這等打，就

打到來年打罷春也是不當真的。」那賊大驚道：「這和尚好硬頭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承過獎了，也將就看得過。」那賊那容分說，兩三個一齊亂打。行者道：「列位息怒，等我拿出來。」

好大聖，耳中摸一摸，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：「列位，我出家人，果然不會帶得盤纏，只這一個針兒送你罷。」那賊道：「晦氣呀！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，却拿住這個窮禿驢！你好道會做裁縫？我要針做甚的？」行者聽說不要，就拈在手中，幌了一幌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。那賊害怕道：「這和尚生得小，倒會弄術法兒。」行者將棍子揷在地下道：「列位拿得動，就送你罷。」兩個賊上前搶奪，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，莫想弄動半分毫。這條棍本是如意金箍棒，天秤稱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，那夥賊怎麼得知得？

大聖走上前，輕輕的拿起，丟一個鱗翻身，步勢，指着強人道：「你都造化低，遇着我老孫了！」那賊上前來，又打了五六十下。行者笑道：「你也打得手困了，且讓老孫打一棒兒，却休當真。」你看他展開棍子，幌一幌，有井欄粗細，七八丈長短，盪的一棍，把一個打倒在地，嘴

唇撮土，再不做聲。那一個開言罵道：「這禿廝老大無禮！盤纏沒有，轉傷我一個人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且消停，且消停！待我一個個打來，一發教你斷了根罷！」盪的又一棍，把第二個又打死了，說得那衆嘍囉撇鎗棄棍，四路逃生而走。

却說唐僧騎着馬，往東正跑，八戒、沙僧攔住道：「師父往那裏去？錯走險了。」長老兜馬道：「徒弟啊，趁早去與你師兄說，教他垠下留情，莫要打殺那些強盜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住下，等我去來。」馱子一路跑到前邊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哥哥，師父教你莫打人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那會打人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強盜往那裏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別個都散了，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裏睡覺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你兩個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，這般辛苦，不往別處睡，却睡在此處！」馱子行到身邊，看看道：「倒與我是一起的，乾淨張着口睡，淌出些粘涎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人頭上又有豆腐？」行者道：「打出腦子來了！」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，慌忙跑轉去，對唐僧道：「散了夥也！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往那

條路上去了！』八戒道：『打也打得直了脚，又會往那裏去走哩！』三藏道：『你怎麼說散夥？』八戒道：『打殺了，不是散夥是甚的？』三藏問：『打的怎麼模樣？』八戒道：『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。』三藏教：『解開包，取幾文襯錢，快去那裏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貼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師父好沒正經，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癩，那裏好貼得死人的窟窿？』三藏道：『真打死？』就惱起來，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，獼猴長，猴子短，兜轉馬，與沙僧，八戒，至死人前，見那血淋淋的，倒臥山坡之下。這長老甚不忍見，即着八戒：『快使釘鈿，築個坑子埋了，我與他念卷倒頭經。』八戒道：『師父左使了人也。行者打殺人，還該教他去燒埋，怎麼教老豬做土工？』行者被師父罵惱了，喝着八戒道：『潑懶夯貨，趁早兒去埋！遲了些兒，就是一棍！』獸子慌了，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，下面都是石脚石根，攔住鈿齒，獸子丟了鈿，便把嘴拱拱到軟處，一嘴有二尺五，兩嘴有五尺深，把兩個賊屍埋了，盤作一個墳堆。三藏叫：『悟空，取香燭來，待我禱祝，好念經。』

行者努着嘴道：『好不知趣！這半山之中，前不巴村，後不着店，那討香燭？就有錢也無處

去買。」三藏恨恨的道：「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禱告。」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塚，聖僧善念祝荒墳。祝云——

「拜惟好漢，聽禱原因。念我弟子，東土唐人。奉太宗皇帝旨意，上西方求取經文。適來此地，逢爾多人，不知是何府，何州，何縣，都在此山內結黨成羣。我以好話哀告，懇勸爾等不聽，返善生墮，却遭行者棍下傷身。切念屍骸暴露，吾隨掩土盤墳。折青竹爲香燭，無光彩，有心勤；取頑石作施食，無滋味，有誠真。你到森羅殿下與詞，倒樹尋根。他姓孫，我姓陳，各居異姓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切莫告我取經僧人。」

八戒笑道：「師父推了乾淨。他打時却也沒有我們兩個。」三藏真個又撮土禱告道：「好漢告狀，只告行者，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。」大聖聞言，忍不住笑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忒沒情義。爲你取經，我費了多少慇懃勞苦，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，你倒教他去告老孫。雖是我動手打，却也只是爲你。你不往西天取經，我不與你做徒弟，怎麼會來這裏會打殺人索性等？我祝他一祝！」掬着鐵棒，望那墳上搗了三下，道：「遭瘟的強盜，你聽着我被你前七八棍，後七八

棍，打得我不疼不癢的，觸惱了性子，一差二誤，將你打死了，儘你到那裏去告，我老孫實是不的玉帝認得我，天王隨得我，二十八宿懼我，九曜星官怕我，府縣城隍跪我，東岳天齊怖我，十代閻君曾與我爲僕從，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；不論三界五司，十方諸宰，都與我情深面熟，隨你那裏去告！

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，却又心驚道：「徒弟呀，我這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，爲良善之人，你怎麼就認真起來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這不是好耍子的勾當。——且和你趕早尋宿去。」那長老只得懷贖上馬。孫大聖有不睦之心，八戒、沙僧亦有嫉妒之意，師徒都面是背非，依大路向西正走，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。三藏用鞭指定道：「我們到那裏借宿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。」遂行至莊舍邊下馬。看時，却也好個住場。但見——

野花盈徑，雜樹遮扉。遠岸流山水，平畦種麥葵。蒹葭露潤輕鷗宿，楊柳風微倦鳥棲。青柏間松爭翠碧，紅蓮映蓼鬪芳菲。村犬吠，晚鷄啼，牛羊食飽牧童歸。爨煙結露黃梁熟，正是山家入暮時。

長老向前，忽見那村舍門裏走出一個老者，即與相見，道了問訊。那老者問道：『僧家從那裏來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。適路過寶方，天色將晚，特來檀府告宿一宵。』老者笑道：『你貴處到我這裏，路途迢遠，怎麼涉水登山，獨自到此？』三藏道：『貧僧還有三個頑徒同來。』老者問：『高徒何在？』三藏用手指道：『那大路旁立的便是。』

老者猛抬頭，看見他們面貌醜陋，急回身往裏就走。被三藏扯住道：『老施主，千萬慈悲，告借一宿。』老者戰兢兢，口難言，搖着頭，擺着手道：『不像——不像人模樣，是幾——是幾個妖精！』三藏陪笑道：『施主切休恐懼。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，不是妖精。』老者道：『爺爺呀，一個夜叉，一個馬面，一個雷公！』行者聞言，厲聲高叫道：『雷公是我孫子，夜叉是我重孫，馬面是我元孫哩！』那老者聽見，魄散魂飛，面容失色，只要進去。三藏攙住他，同到草堂，陪笑道：『老施主，不要怕他。他都是這等粗魯，不會說話。』

正勸解處，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，携着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，道：『爺爺，爲何這般驚恐？』老者纔叫：『媽媽，看茶來。』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，入裏面，捧出二鍾茶來。茶罷，三藏却

轉下來，對婆婆作禮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。纔到貴處，拜求尊府借宿。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，老家長見了虛驚也。」婆婆道：「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，若見了老虎豺狼，却怎麼好？」老者道：「媽媽呀，人面醜陋還可，只是言語一發嚇人。我說他像夜叉，馬面，雷公，他吆喝道，雷公是他孫子，夜叉是他重孫，馬面是他元孫。我聽此言，故然悚懼。」唐僧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像雷公的，是我大徒孫悟空；像馬面的，是我二徒豬悟能；像夜叉的，是我三徒沙悟淨。他們雖是醜陋，却也秉教沙門，皈依善果，不是甚麼惡魔毒怪，怕他怎麼？」

公婆兩個，聞說他名號，皈正沙門之言，却纔定性回驚，教：「請來，請來。」長老出門叫來，又吩咐道：「適纔這老者甚惡你等。今進去相見，切勿抗禮，各要尊重些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俊秀，我斯文，不比師兄撒潑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是嘴長，耳大，臉醜，便也是一個好男子！」沙僧道：「莫爭講，這裏不是那耍乖弄俏之處。且進去！且進去！」遂此把行囊，馬匹，都到草堂上，普同唱了個喏，坐定。

那媽媽兒賢慧，即便携轉小兒，吩咐煮飯，安排一頓素齋，他師徒吃了。漸漸晚了，又掌起

燈來，都在草堂上閉鉢。長老纔問：「施主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姓楊。」又問年紀。老者道：「七十四歲。」又問：「幾位令郎？」老者道：「止得一個。適纔媽媽携的是小孫。」長老：「請令郎相見拜揖。」老者道：「那厮不中拜。老拙命苦，養不着他，如今不在家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何方生理？」老者點頭而嘆：「可憐！可憐！若肯何方生理，是吾之幸也。那厮專生惡念，不務本等，專好打家截道，殺人放火相交的，都是些狐羣狗黨，自五日之前出去，至今未回。」

三藏聞說，不敢言喘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……」長老神思不安，欠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此賢父母，何生惡逆兒？」行者近前道：「老官兒，似這等不良不肖，奸盜邪淫之子，連累父母，要他何用？等我替你尋他來，打殺了罷。」老者道：「我待也要送了他，奈何再無一個人丁，縱是不才，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。」沙僧與八戒笑道：「師兄，莫管閑事，你我不是官府。他家不肯，與我何干？且告施主，見賜一束草兒，在那廂打鋪睡覺，天明走路。」老者即起身，着沙僧到後園裏拿兩個稻草，教他門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。行者牽了馬，八戒挑了行李，同長老俱到團瓢內安歇不題。

却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。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首，他們都四奔逃。生約摸到四更時候，又結了一夥，在門前打門。老者聽得門響，即披衣道：『媽媽，那厮們來也。』媽媽道：『既來，你去開門，放他來家。』老者方纔開門，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：『餓了！餓了！』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裏面，叫起他妻來，打米煮飯，却廚下無柴，往後園裏拿柴，到廚房裏問妻道：『後園裏白馬是那裏的？』其妻道：『是東土取經的和尙，昨晚至此借宿，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，教他在草團瓢內睡哩。』

那厮聞言，走出草堂，拍手打掌，笑道：『兄弟們，造化造化！冤家在我家裏也。』衆賊道：『那個冤家？』那厮道：『却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尙，來我家借宿，現睡在草團瓢裏。』衆賊道：『却好！却好！』拿住這些禿驢，一個個剝成肉醬，則得那行囊白馬，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。』那厮道：『且莫忙，你們且去磨刀，等我煮飯熟了，大家吃飽些，一齊下手。』

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，磨鎗的磨鎗。那老兒聽得此言，悄悄的走到後園，叫起唐憎四

位道：『那厮領衆來了。知得汝等在此，意欲圖害。我老拙念你遠來，不忍傷害。快早收拾行李，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！』三藏聽說，戰兢兢的，叩頭謝了老者，即喚八戒牽馬，沙僧挑擔，行者拿了九環錫杖，老者開後門，放他去了，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。

却說那厮們磨快了刀鎗，吃飽了飯食，時已五更天氣，一齊來到園中看處，却不見了；即忙點燈着火，尋覓多時，四無踪跡，但見後門開着，都道：『從後門走了走了！』發一聲喊，趕將上來。一個個如飛似箭，直趕到東方日出，却纔望見唐僧。

那長老忽聽得喊聲，回頭觀看，後面有二三十人，鎗刀簇簇而來，便叫：『徒弟啊，賊兵追至，怎生奈何？』行者道：『放心！放心！老孫了他去來！』三藏勒馬道：『悟空，切莫傷人，只嚇退他便罷。』行者那肯聽信，急掣棒回首相迎，道：『列位那裏去？』衆賊罵道：『秃厮無禮！還我大王的命來！』那厮們圍子陣，把行者圍在中間，舉鎗刀亂砍亂搠。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，擔着的就死，挽着的就亡，撞着的骨折，擦着的皮傷，那些

的跑脫幾個，癡些的都見閻王！

三藏在馬上，見打倒許多人，慌的放馬奔西。豬八戒與沙和尚，緊隨鞭鐙而去。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：『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？』那賊哼哼的告道：『爺爺，那穿黃的是！』行者上前，奪過刀來，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，血淋淋提在手中，收了鐵棒，拽開雲步，趕到唐僧馬前，提着頭道：『師父，這是楊老兒的逆子，被老孫取將首級來也。』三藏見了，大驚失色，慌得跌下馬來，罵道：『這潑猴猴，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！』八戒上前，將人頭一脚踢下路旁，使釘鈿築些土蓋了。沙僧放下擔子，攙着唐僧道：『師父請起。』

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，口中念起緊箍兒咒來，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，眼脹頭昏，在地下打滾，只教『莫念！莫念！』那長老念得有十餘遍，還不住口。行者翻筋斗，豎蜻蜓，疼痛難禁，只叫：『師父饒我罪罷！有話便說。莫念！莫念！』三藏却纔住口道：『沒話說，我不要你跟了，你回去罷！』行者忍疼磕頭道：『師父，怎的就趕我去耶？』

三藏道：『你這潑猴兇惡太甚，不是個取經之人。昨日在山坡下，打死那兩個賊頭，我已

怪你不仁；及曉了到老者之家，蒙他賜齋借宿；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；雖然他的兒子不肖，與我無干，也不該梟他首；况又殺死多人，壞了多少生命，傷了天地多少和氣。屢次勸你，更無一毫善念，要你何爲？——快走快走！免得又念真言！

行者害怕，只教：『莫念，莫念我去也！』說聲去，一路筋斗雲，無影無踪，遂不見了。咦！這正是——

心有兇狂丹不熟，神無定位道難成。

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，且聽下回分解。